



論語徵集覽

十六

西長軍
平遠
印藤塾

服部文庫
117
249
16



117
249
16

西軒
長平
軍印



論語集覽卷之十六

魏

何晏

集解

宋

朱熹

集註

大日本

藤維楨

古義

物茂卿

徵

從四位侍從源賴寬輯

季氏第十六

新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

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
 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
 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
 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
 玉毀於擯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顛與固。而近
 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
 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
 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
 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
 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

更

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
 孫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也。

古孔安國曰。顛與。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冉有與季路為季氏臣。來告孔子。孔子獨疑。求教之。孔安國曰。使主祭蒙山。孔安國曰。魯七百里之封。顛與為附庸。在其域中。孔安國曰。已屬魯。為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為孔安國曰。歸咎於季氏。馬融曰。周任古之良史。言當陳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包氏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則何用相。為馬融曰。柙。檻也。擯。櫃也。失虎毀玉。豈非典守之過邪。馬融曰。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孔安國曰。疾如汝之言。孔安國曰。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孔安國曰。國諸侯家卿大夫。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治之不均。平。孔安國曰。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包氏曰。政教均平。則不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

大安寧不傾危矣。孔安國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孔安國曰：干楯也。戈戟也。鄭玄曰：蕭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陽虎屏而加蕭敬焉。是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

新穎與國名魯附庸也。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冉求為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東蒙山名。先王封穎與於此山。之，不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穎與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非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譬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兕野牛也。押檻也。積賈也。言在押而逸在

積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欲之謂貪其利，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與謀而素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顯吏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顯與。謝氏曰：當是時三家深罪之為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顯與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與言而止也。

古義 顯史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季氏
 欲伐而取之時冉有季路為季氏臣蓋二子心有不
 安者故特來報夫子也冉求為季氏聚斂尤用
 事故夫子獨責之東蒙山名先王封顯史于此山
 之下使主其祭已屬魯在其域中則為社稷之臣
 何以伐之夫子指季孫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
 位也相替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
 聽則當去兕野牛也柙檻也積匱也言在柙而逸
 在積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又不得
 任其責也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邑冉有既言吾
 二臣者皆不欲而又言其有可伐之狀蓋見義不
 精故疑信相半耳言君子好直故疾夫舍其所貪
 欲而託善作他辭此二句據下文當作不患貧而
 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和而患傾而患不安貧謂
 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寡謂民少和謂上下和睦安
 謂堅固不危季氏所患者在於貧與寡與傾與不安
 知各得其分則無財乏之患上下和睦則無民少
 之患堅固不危則無傾覆之患然是時遠人不服
 邦分崩離析則三患自至何暇以伐顯更為弗思
 焉耳文德如禮樂法度之類言內治修然後遠人

服若不服則當修文德以來之不可即稱兵也已
 來之則安之不復貪其土地人民也遠人謂顯史
 分崩離析謂國勢分裂民心乖離也干楯也戈戟
 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不安則內變將作人皆
 視目前之小利而不知後來之大害天下之通患
 也後世講武者豈不曰如是而能享其利乎殊不知
 知苟其內不均不安不和則敵未暇及而變生肘
 腋不可復救焉○洪氏慶善曰二子仕於季氏凡
 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
 止者宜亦多矣伐顯史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
 子之言而止也與

徵 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
 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寡謂民少不患寡而
 患不均者不均則下怨怨則雖眾不如寡也
 貧而患不安者不安則雖富必傾也均無貧者均

百姓足顏淵篇

則財雖不在我而在彼。合彼我則何貧之有。即有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意。和無寡者。上下亦而力專。何寡之有。主意在均字。均則和而安。寡與貧亦相因。而患地狹民寡者為本。聖人之論治亂安危之故。可謂如環無端已。仁齋乃曰。據下文當作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和。不患傾而患不安。不識古文辭而輒欲改論語。真妄人哉。脩文德。出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謂禮樂也。仁齋曰。如禮樂法度之類。法度豈容謂之德乎。

書大禹謨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無道。則庶人不議。

古 孔安國曰。希。少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孔安國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為家。臣陽虎所囚。馬融曰。陪重也。謂家臣陽虎為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孔安國曰。制之由君。孔安國曰。無所非議。
新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言不得專政。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古義 齊桓公。晉文公。皆為諸侯之盟主。然齊至悼公。晉至惠公。皆十世國已微弱。政在大夫。陪臣家

臣也五世三世言其世數大約不過如此君不失
 權則大夫不得自專政當人心則下無竊議此章
 蓋記夫子所以作春秋之由也禮樂征伐諸侯
 出世道之初變也自大夫出世道之再變也陪臣
 執國命變之極也諸侯以為可以此而制天下大
 夫以為可以此而專國政陪臣以為可以此而永
 執國命殊不知上以惠下下以奉上而後上下叙
 而國安若夫逆理愈甚則其失之也愈益速也春
 秋之作欲遏亂臣賊子之欲而挽之於古之隆
 故明其跡以詔諸後世其慮之也至深切也人君
 至於庶人不可不監焉論曰或曰自古諸子著書
 立言論治天下之道是以庶人議之也彼皆非乎
 答曰非也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天下
 之事豈庶人之所可議乎然天下有道則學在上
 抑而不議之也學在下故雖以庶人議天下之事
 而不為僭其恐道之絕于天下也故孔子曰知我
 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蓋不得已也

徵 十世五世三世孔子豈睹已往之迹而言之乎

師曠曰左傳襄
 公十四年

蓋王者之澤五百年而斬霸則雖善不過二三百
 年大夫則不過百年陪臣擅諸侯之邦者不及百
 年而亡皆自然之數也陪臣云者以諸侯言之故
 曰執國命仁齋曰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
 樂天下之事豈庶人之所可議乎是其意謂庶人
 議政為有罪矣乃周厲秦始之法也師曠曰大夫
 規誨士傳言庶人謗是古之道也所以不議者特
 以其無可議也且曰不敢作禮樂而已矣豈曰不
 議政乎且所謂庶人者謂民也非謂君子也君子
 不非其大夫則不議政可知已然是禮也非法也

禮者君子所守也。法者上之所立也。犯法者有罪矣。不知禮者豈有罪乎。仁齋蓋不知禮法之分焉。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

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公十四年
禮記卷之十六

鄭玄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魯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為五世矣。孔安國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孔安國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

新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而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三家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

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久而失之也。

古義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世。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

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孔氏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此與上章皆門人錄之。以見夫子所以作春秋之由。非徒記當時之事而已。言非其有。而有者必失。不宜大而大者必微。必然之理也。

徵祿之去公室。鄭玄曰。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

仁齋刪爵祿字。非矣。政逮於大夫。謂大夫相及擅政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惡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古馬融曰便辟巧避人之所忌以求容媚

新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

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

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古義直者直言無隱諒者堅執不撓多聞者博古通今言友直則得聞其過友諒則己亦堅守友多

聞則聞所未聞馬氏曰便辟巧避人之所忌以求容媚善柔面柔也鄭氏曰便佞辨也謂佞而辨也言

友便辟則巧詐之心生友善柔則直言不聞友便佞則是非繆亂人之於朋友所關係甚大矣所益

在茲所損亦在茲益友常情之所憚然友之則有益損友常情之所悅然友之必有損可不慎乎

徵友諒諒良同如子諒之諒友直則聞其過友良

則觀其材友多聞則廣其知便辟馬融曰巧避人

之所忌以求容媚善柔馬融曰面柔也便佞鄭玄

曰便辨也謂佞而辨也古文辭必須古註而明矣

便辟當去聲便佞說文引論語作諛佞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

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古動得禮樂之節孔安國曰恃尊貴以自恣王肅曰佚遊出入不節孔安國曰宴樂沈荒淫瀆三者

自損之道

新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

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古義 邢氏曰言人心樂好損益之事各有三種也何氏曰樂節禮樂者凡所動作皆得禮之符也所謂禮樂不可須臾離身是也驕樂以驕為樂宴樂以宴為樂人不能無好樂但樂善則日益樂不善則日損故樂節禮樂則身由規矩而進德之基立矣樂道人之善則守己之心除而尚德之意篤矣樂多賢友則不敢自足而成德之輔眾矣故曰益也樂驕樂則無所恐懼而傲日長矣樂佚遊則無所惕勵而志必荒矣樂宴樂則有所貪戀而志易溺矣故曰損也人不可不慎其所好樂焉大學曰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者非也

徵 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皆音洛。陸氏音五教。反。非古音。節禮樂。蓋禮樂皆有節。以節我身也。何晏曰。動得禮樂之節。得之矣。驕樂。孔安國曰。恃尊貴以自恣。佚遊。王肅曰。出入不節。宴樂。孔安國曰。沈

荒淫瀆。朱註。佚遊則惰慢。是失遊字矣。沈荒淫瀆。謂酒酒色也。三友三樂。朱子必欲相對。淫矣。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古 孔安國曰愆過也。鄭玄曰躁不安靜。孔安國曰隱匿不盡情實。周生烈曰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話者猶瞽也。

新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古義 愆過也。躁不安靜之謂。隱者隱匿情實之謂。未見顏色所向而語者。猶若無目人也。此言象幼侍尊長言語之節也。蓋人必有禮得之則為君子。失之則為野人。而其於言語最所當慎。况於侍君子之間乎。

徵侍於君子有三愆。弟子之禮也。事師事父兄以此事君則否。曲禮曰：坐必安，**執**爾顏，即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也。又曰：長者不及，毋僂言。即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也。又曰：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即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也。皆以先生長者言之。故知為弟子之禮也。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是言及之而不言也。哀公問：有孔子遂謂曰者三。是言未及之而言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是未必見顏色也。故知非事君之禮也。

孔子曰前篇

哀公問禮記

孟子曰盡心篇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古孔安國曰：得，貪得。

新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者，志氣壯而剛也。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

古義得，貪得也。此三者，學者終身之大戒也。夫人生血氣，不能不從時而變，則又當不可不從時而存。警戒，蓋血氣在身而戒之，則在心言其不可自任血氣也。

書曰仲虺之誥

徵君子有三戒。雖聖人亦然。聖人非達磨。豈漠然若木石哉。故曰君子有三戒。所以言君子者。通上下也。朱子曰。以理勝之。范氏曰。養其志氣。皆不知先王之道矣。書曰。以禮制心。是先王之教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吉順吉逆凶。天之命也。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深遠不可易。知測聖人之言也。恢。疏。故不知畏。而不可小知。故狎之。

新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庸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

作

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脩身。誠己。則可畏之有。古義。畏怖也。天命者。天之所命。吉凶禍福是也。大人者。德望隆重。為一時師表者。聖言則方策所載。典謨訓誥。皆是也。侮戲玩也。小人無知。暴慢。故不知三者之可畏也。天有必然之理。人有自取之道。為善降之。百祥。為不善降之。百殃。大人位重。德尊。人之所崇敬。聖人之言。猶神明。不可欺。皆不可不嚴憚。敬畏焉。君子畏之。以自慎。其身小。人侮之。以自敗。其身益。知天命而後。實畏天命。知畏天命。而後。能保其身也。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唯絕私智。黜私見。一味忠信。至正。至直。然後可以知之。非作聰明。任學問者。所能及也。實進德之至學問之極功也。所以君子三畏首而言之也。

徵君子有三畏。畏與恐。思不同。恐。思者。恐。思於禍患之來也。畏者。威之轉音。如明威作明畏。可以見

已。言在彼者之可畏也。故畏敬二字。意相近矣。如

尚書大誥天明
畏徐遜音威

子畏於匡。子罕先進兩見。

利見大人。乾經。繼明照于四方。離象傳。虎變革。

孟子曰盡心篇

左傳襄公三十年

子畏於匡。亦可畏者在彼也。世人或不知之。故詳焉。何晏註。大人即聖人。按易曰。利見大人。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大人虎變。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孟子曰。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是皆兼位德以言之。而重在德。孟子又曰。說大人則貌之。士相見禮曰。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左傳曰。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是皆以位言之。如此章。則重在德。觀於小人狎大人。則豈專以位乎。間或有群小無知狎其君上者。是其君上

所使。彼阿其意為之。故非小人皆然焉。蓋大人以當世言。聖人開國之君也。以往世言。故曰聖人之言。如聖人之法。乃國家之典也。孰不遵守者。故特曰畏聖人之言耳。大德之人。不必皆聖人。他日論定而後識其為聖人矣。何晏即之。亦非矣。不啻何晏。後世諸儒皆不知聖人之義矣。古昔王者出征。告諸天。受命于廟。受成于學。還亦獻馘于學。凡大事皆然。是尊天尊祖宗。尊聖人。先王之道為爾。此不言父母宗廟者。不可以畏言。且雖非君子。亦知尊祖先也。後儒不知孔子之道。即先王之道。故其

論君子不知歸諸先王之禮。豈孔子之意哉。畏天命。何晏曰。順吉逆凶。天之命也。可謂盡已。仁齋言吉凶禍福而不言順逆。故足為君子之畏乎。且天命不啻吉凶禍福。天命我為天子。為諸侯。為大夫。為士。故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所事。皆天職也。君子畏天命。故於其道也。莫不盡心竭力已。仁齋之所不知也。朱子以付身之重言之。然又曰。天所賦之正理。雖微窺是意。然為理所囿。悲哉。夫自思孟言知天。而後儒欲知天。或曰天理也。或曰天無心也。豈非不敬之甚邪。聖人尊天之至。唯曰天知我而

憲問篇曰知我者其天乎

未嘗曰知天焉。思孟亦言知性之為天。算而未嘗論天為何物焉。後儒徂見莊列等書。乃其心傲然而謂天不足敬矣。道之所以不明也。殊不知先王之道。敬天為本。聖人千言萬語。皆莫不本於是者焉。詩書禮樂。莫非敬天。孔子動言天。先王之道如是矣。君子之道如是矣。段如湯武放伐。萬世之後。不釋然於學者之心者。此義不明故也。湯武奉天命而行之。亦奚疑哉。孟子所以謂一夫紂者。以明民之所棄。即天之所命也。非惡紂之惡也。祇好辨之至。其言激烈。遂致主意不明已。故明於敬天之

孟子梁惠王篇

義則先王之道如指掌。是所謂禘之說也。學者其
 潛心諸。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其所見近小故
 也。天道恢恢。不若人事之易見。故其意以為不如
 盡心人事之為勝焉。大氏後世學者。以盡人事與
 知天命並言。皆小人之歸哉。何則。古之務人事者。
 本於敬天焉。故古之人未有天人並言焉者。敬天
 故也。自思孟好辨。以天人並言。而後敬天之義荒
 矣。學者其察諸。狎大人亦其所見近小。故見崇高
 而畏之。喜才諂而用之。所以不知大人而狎之也。
 以聖人之言為迂。亦豈非所見近小之故乎。尹氏

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亦未知脩己之誠本
 於敬天已。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
 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古孔安國曰。困
 謂有所不通。

新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
 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
 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
 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古義困猶困於心。衡於慮之。困言事勢窮蹙。以困
 於心。此夫子深贊學問之功。以勉人也。夫道一而
 已矣。生而知之者。固不待學焉。人之上也。學而知
 之者。及其成也。則亦與上者同功。故次之。困於心
 而後學。則固未矣。然勉而不已。則亦可以進於上
 故。又次之。若夫困於心而猶不知學。則是無義理

孟子曰盡心篇

之心者故為下矣所謂無羞惡之心者非人也

徵生而知之者上也。即孟子曰堯舜性之也。上謂上智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孔安國曰困謂有所不通。如孟子困於心衡於慮之困。仁齋曰事勢窮蹙以困於心。不知措辭者是。豈可以事勢言哉。以常語困窮相連。故作窮蹙解。非矣。如困倦困頓皆謂力窮也。己之智力窮竭而後知不可不學。是謂困而學之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下謂下愚也。言民之所以為下也。非謂民有四等。是為下也。後儒多不知民字。古者學為士。

孟子告子篇

可使由之泰伯篇

進於民焉。民之不學。其常也。故君子不以其不學而棄之矣。故曰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此言。謂除上智與下愚之外。皆不可不學也。子思中庸三知。與此殊義。朱子一之。非矣。蓋人有四等。而子思三之。故知非此章之意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古無註

新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

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古義明者視無所蔽也。聰者聽無所失也。溫溫然如玉也。恭愔慢之氣不設。身體也。忠言而無不盡也。此五者就身而言。敬奉承不怠也。思敬則事無失。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也。此四者就事而言。此明君子除九思外無復他思也。夫人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以其能思也。若夫喪身敗家者。皆弗知思。故焉耳。九思蓋所以狀其善思也。論曰。醫之製方。必有君臣佐使之差。奇偶緩急之殊。眾藥相配。而後能已疾。救人若夫用單方者。亦徒備急之用。要不足為法。聖人之設教也。亦然。以仁存心。以禮存心。眾功兼全。而後以成其德。如先儒主敬之說。亦用單方之類耳。又曰。事思敬。九思之一耳。謂九思皆當主乎敬者。何哉。

子曰顏淵篇
易曰懲忿損象
繫辭
易曰理財云云

徵忿思難子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易曰君子以懲忿是思難也見得思義易曰理財正辭

禁民為非曰義是也。君子有九思。皆謂思惟之也。視思其所以明。聽思其所以聰。色思其所以溫。貌思其所以恭。思如何言之而後得忠。思如何為之而後得敬。思如何問之而後得析疑。忿則思其能招難。見得則思其或害義。後人不知。思字多作念頭解。故詳之爾。仁齋以此而譏朱子持敬之非然。朱子亦有窺先王敬天之義。而不知本諸天。是朱子之失也。仁齋謂敬唯在事者。不知先王之道者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

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

古 孔安國曰：探湯喻去惡疾。

新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大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易語

誠

古義 言好善惡惡出於其誠者，世固有其人矣。語古語，隱居求志如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也。義即君臣之義也。行義達道者如幡然而起，應湯之聘幣也。孔門若顏曾閔冉之徒，可以當之。而夫子曰：未見其人者，蓋夫子泛論當世人材，而至於其門人，則每不論及之也。善善惡惡出於其性者，人之上也。何故不及求志達道之人？曰：聖人之學以經世為本，而不以獨善其身為極。

故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蓋善善惡惡出於至誠，雖行之至者，然不若求志達道者之不唯成己，亦能成物之為大。此其所以優劣之也。以此教人，猶有以自潔為高者，豈非不知其輕重者乎？論曰：舊註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惟伊尹大公望可以當之。顏子亦幾乎此。非也。孟子明言禹稷顏回同道，又曰：易地則皆然。今言亦幾乎此，則是若伊呂而左，顏子也。孔子之聖賢於堯舜遠矣，而顏子亞之，則其德業豈有媿於伊呂乎哉？若伊呂之儔，得君行道，功業大被于天下焉。則人固識其為賢聖也。若數子者，不幸而厄於時，不能有為於天下，故人皆不致疑於伊呂，而每疑於顏曾。不亦在乎曾西畏子路，而管仲則其所不為而先儒以管仲之事業為子路之所不逮，亦此類也。

徵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又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此言見其人矣。仁與喜或有間也。然

又曰見里仁篇

見壽朋

集賢卷之十六

十六

又曰見其

有時乎或曰見之有時乎或曰未見皆教之術也。萬世之下未知孔子誰為言之則不必深泥可也。且孔子門人蓋有之矣。然孔子之道先王之道也。其於門人皆以先王之道期之。故曰見其人矣者。不難之辭也。隱居以求其志。志謂古志記也。求云者。謂求先王之道於其書。孟子所謂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是也。舊註以為心志之志。殊為不通行。義者謂仕也。子路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達其道者。達其道於天下也。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者。難之辭。皆勸門人從事仁也。孔子嘗曰。

孟子萬章篇

子路曰微子篇

用舍述而篇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則顏子蓋其人也。而此言未見其人者。勉它人辭已。後儒不知聖人之善誘。徒謂孔子真未見焉。亦詩學不傳。人不知言語之道故也。且後世儒者。專尚知見。以論優劣。分錙銖為務。遂以此視孔子。豈不悲哉。如仁齋先生。以此章為夫子泛論當世人材。而不及其門人者。是也。夫七十子之徒。與聞此言者。皆以孔子後言為志者也。使其見用於當世。亦當世之伊呂也。如其德之優劣。千載之下。孰能知之。區區求諸殘編。而或曰。唯顏子當之。或曰。遺曾冉閔者。過也可謂無益之。

見壽

集覽卷之十一

論已。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

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王肅曰此所謂以德

稱爲

駟四馬也首陽山名胡氏曰程子以爲第十二

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

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

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

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古義駟四馬也首陽山名程子胡氏以爲第十二

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句之上言人

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朱氏曰章首當有

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此

有雖萬乘之君然無德之可稱則曾匹夫之不若

齊景公大國之君也然死之日泯然斲盡與草木

同腐伯夷叔齊首陽之餓夫也然萬世之下猶與

日月同光其榮辱隆汗固不可同日而語也嗚呼

以人君之尊而不得下

匹夫豈不可閱哉

徵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德即得字。以音誤。焦氏

筆乘曰。夷齊可以有國而辭之者也。崔子弑景公

之兄莊公而景得立。崔子猶爲政而景公莫之問

也。觀其一再爲晏子感慨悲傷。欲不死以長有齊

景公感慨詳于左傳及晏子

與

△比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古馬融曰。以為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孔安國曰。獨立。謂孔子。

新。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

古義。亢以為伯魚平日在夫子之膝下。必有聞人之所不及聞者。詩之為教。天道備矣。人事洽矣。而

亦言

著善惡得失之迹。故學之則能言。禮者人之隄防。萬事之儀。則故學之則得以言。聞斯二者。明別無異聞也。遠者謂不狎近也。父子之間。不責善。故古者易子而教。又言遠之也。孔門之教。無先於詩。禮。而其所言。皆在庸言庸行之。謹而無甚異於人。以為教者。蓋人情以詩而知道。以禮而誠。皆言萬世通行之道。是故聖人之道。為萬世通行之道。詩禮之經。為萬世通行之典。若夫遠人以為教者。豈聖人之道乎哉。

徵子亦有異聞乎。當時學者之汲汲於道也。對曰。未也。未也者。謙辭對長者之禮也。非謂實無之也。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仁齋先生曰。父子之間。不責善。故古者易子而教。得之。蓋孔子不知其既未學詩禮。則其不躬教。可以見已。朱子以為無異聞。

父子不責善。孟子離婁篇

孔子嘗曰先進

子不責善

孟子盡心篇

尹氏以為無異於門人皆非也。孔子嘗曰：予不得視猶子也。是孔子之於門人視猶子也。父子之親，天性也。孔子之愛子，誠當深矣。門人如顏子，乃比諸子，是亦親親之推己。至於教之道，則有至焉，有不至焉。故有其子不與聞而門人聞之者，然門人亦有親疎久近之分，則豈一槩而施之乎？是孟子私淑艾，後儒所以失其解也。詩書者義之府，而詩又悉人情。凡言語之道，詩盡之矣。故學詩則可以言也。禮樂者德之則，而禮又事事而立之防。凡先王之道，禮盡之矣。不知禮則無以立於君子之間。三

庸言之謹易文

代之世為爾。故學禮則可以立也。朱註：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喜作儷辭，欲以明其義，言有所局而義不得鬯，是果何意哉？仁齋曰：孔門之教無先於詩禮，而其所言皆在庸言庸行之謹，所謂庸言之謹者，於詩何之有？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古孔安國曰：小君，君夫人之稱，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妻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

禮記曲禮

吾無行而不與
二三子者述而
篇

新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
古義寡寡德謙辭孔氏曰小君君夫人之稱孔氏曰是時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其禮也○
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

徵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吳氏曰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陋矣哉。載在禮記。則謂得其所焉。載在論語。則云爾。凡周之禮。戴記諸書所載。皆孔子言之。而後門人得書之者耳。孔子而前。何嘗有書。且也。孔子之道。先王之道也。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謂無隱先王之道也。故當時門人於先王之禮。於孔子之言行。無復差別於其間焉。

豈如後世謂是為某語錄者比乎。

西軒
長平
印

論語徵集覽卷之十六
終

